

【章回体历史小说】

汤士安著

石金演義

下卷



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章回体历史小说

后金演义

(下卷)

汤士安 著

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



翻
印
必
究



版
權
所
有

湯士安文集(二)
后金演義(下卷)
作 者:湯士安

責任編輯:楊 文
封面設計:虹 佳
封面題字、繪畫:王太學
出版發行:天馬圖書有限公司
社址:香港上水新成路 123 號三樓
電話:852-26701382
852-26706633
傳真:852-26701382
印刷:香港·天馬圖書有限公司
開本:850×1168 1 / 32
字數:105 萬
印張:36
印冊:1000 冊
版次:2003 年 8 月香港第一版
印次:2003 年 8 月香港第一次印刷
ISBN 962-450-438-5/D·44343
定價:(上下卷)港 幣:55.00 元
人民幣:55.00 元

第五十五回 后金兵夜临靖安堡 老汗王挥军攻开原

明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十五日。

暮霭笼罩着小镇，小镇静下来了。有几家店铺已经关门，唯一的一家酒馆也摘下了酒幌。六月的炎日下山以后，大地顿时显得凉爽了许多。人们有的坐在院子里的瓜棚下纳凉，有的坐在门前的树底下谈天。老奶奶一边纳鞋底儿一边给小孙女讲故事。到处是一片和平恬静的气氛。月亮升上来，银辉照亮了大地，人们大都进屋睡觉去了，小镇渐渐寂静下来。

就在这时，在东面的大道上突然传来了一阵马蹄声。先是像闷雷一般，在远处隐隐响起：渐渐地蹄声大作，说不上有多少匹马，像滚雷一般卷进小镇里来，小镇立刻纷乱起来，鸡鸣、犬吠、人喊、马叫，一片嘈杂。小镇已经被开来的兵士封锁住，当街的小酒店的门被砸得山响。店主人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，战战兢兢地掌上灯，开开门，只见两个顶盔贯甲的护卫首先进店，后边跟着一位身材魁伟的将军。此人方脸盘，大刀眉，满验络腮胡子，身披铠甲，腰挎钢刀，甚是威武。店主人小心翼翼地将油灯放在桌子上，哈腰让座。那员将军走进店来，坐在门里第二张桌边的凳子上。不一会儿，又进来三位将军，坐在先来的将军两旁。有四位侍卫站在他们身后。坐在左侧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将军对店主人说：

“我们是大金国的兵马，由此路过，速速准备两桌酒菜。”

店掌柜忙鞠躬说：“请将军稍候，很快就好。”店掌柜刚要走，先进来的那员满脸络腮胡子的将军将他喊住问：

“此地叫什么名字？离开原还有多远？”

“这儿叫靖安堡，离开原只有四十里。”

店掌柜见没有再问，忙走进后屋，喊起伙计，不一会儿就响起了刀勺的声音，飘过来阵阵肉香。

先进来的乃是大金国的大贝勒代善；后进来的那长脸汉子是三贝勒莽古尔泰；比他年长一些的是汗王四子、台吉汤古岱；那位五十来岁的是议政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。只听额亦都说：“这靖安堡是通往开原的要路，为防备走漏风声，已经将道路封住。对这里的百姓、牲畜，应该如何处置？”

代善回答说：“我们此行是攻打开原，其它都不能顾及。对汉民百姓和牲畜财物，暂时都不能动，等攻下开原后听候父王的旨意。”

额亦都点头称是。

店主人端上一大盘牛肉、一盘猪肝、一盘肉炒辣椒、一盘素炒黄瓜片，后面伙计跟着端上来四大碗老白干酒。四个人大半天没有用饭，早已饿了，一见这些好吃的菜，闻着这样香的酒气，馋涎欲滴，但谁也没有动筷子，还坐在那儿等着。店掌柜不知他们等什么，反正知道等的可能是个更大的官儿，就在另一张桌上也摆上碗筷，先端上两个冷盘来，然后躲进屋内。正在四个人静静坐等的时候，一个牛录额真^①急匆匆走进来，单腿跪地禀报：“禀大贝勒，汗王爷驾到！”

代善、莽古尔泰、汤古岱、额亦都连忙站起身。代善先行，三人随后，出小酒馆去迎接，汗王努尔哈赤已在小酒馆前下了枣红马，四人急忙上前行礼参拜。汗王在众人簇拥下走进酒馆内，见两张桌子上摆好了酒菜，心中大悦，满意地扬眉看了一眼代善。代善急忙躬身说：“请父王上坐。”

努尔哈赤在上首那张桌子旁坐下，一股浓重的烧酒香味扑鼻而来。他瞥了一眼额亦都，笑着说：“这么多的酒菜，为何不用阿？”

额亦都忙躬身说：“请汗王用膳！”

^① 牛录额真——满语译音。努尔哈赤建立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，每三百人为“牛录”，其首领称“牛录额真”，即“牛录主”。入关后改称“佐领”，官阶为正四品。

“大家一块儿喝吧。”

汤古岱到后屋叫掌柜的上菜。两名巴牙喇也跟着进去。不一会儿，端来几盘热菜和一大碗酒放在汗王桌上。汗王双手端起白干酒轻轻地呷了一口，酒很辣，但又觉得很可口，说了句：“好酒，你们赶快吃吧。”

四人见汗王让他们用饭，端起酒碗各自喝了一大口。正在这时，由门外进来一位半截黑塔似的大将，头戴铁盔，身穿铁甲，到汗王面前单腿跪地说：

“启奏汗王，二贝勒遣人来报，他率领奇军今日已出抚顺，一路上斩杀二十余名明廷官吏，放跑了七八名，明兵望风而逃。现奇军正亮开旗帜向沈阳进发。我军威逼沈阳，沈阳总兵贺世贤慌忙在城外列阵，准备与我厮杀。”

“赛因^①，赛因！”努尔哈赤听了报告，高兴得连声叫好，脸上现出兴奋的笑容。随口又问：“开原有何动静？”

“方才李永芳在开原城外派人来报，开原总兵马林对我军动向不明，城中毫无防备，一片寂静。”

汗王一听更加高兴：“好，我们就是要攻其不备。扈尔汉，你和他们一起赶快用饭吧。”

扈尔汉遵命在代善等人桌上落座。他紧挨着莽古尔泰，端起酒碗开怀畅饮起来。

努尔哈赤轻轻呷着白干酒，脑子里考虑着进攻开原的事情。看起来，他的疑兵之计已经成功。贺世贤已在沈阳城外布阵，不能来援；剩下危城铁岭，只担心我乘虚而入，更不敢出兵援救。努尔哈赤心情欢畅，端起酒来喝下去一大口。由于心情好，又喝了酒，脸色更加红润了。老汗王一向谨慎，身处战事之中，约束自己少饮，只饮了三五口，就放下酒碗，夹了一块猪肝送到口中，慢慢地嚼着。巴牙喇见老汗王不饮酒了，就到后面厨房取饭，厨师正在烙饼。不一会儿，

① 赛因——满语译音，好。

巴牙喇端出三张薄饼和一碗鸡蛋汤来。汗王吃了一口，觉得这饼既软又香；十分可口，把三张饼一碗汤全部用下，这才抹抹嘴上的油，放下筷子。

另一张桌上坐着的五个人，见汗王用过了饭，不敢贪杯恋盏，端起酒碗一仰脖子喝干了酒。侍卫们把饼和汤端了上来，他们大嚼了一阵，吃饱了肚子，放下碗筷，一齐来到汗王身边。汗王看了一眼身边的巴牙喇，把手一扬说：“一会儿就要向北进发，你们赶快到后边去吃饭。”巴牙喇应了一声，急忙将残汤剩饭收拾到后边，各自吃饭去了。努尔哈赤巴塔两口烟，瞅了瞅站在身旁的五员战将，其中有三个是自己的儿子，一个是义子，额亦都是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老将，又是额驸，这次攻打开原，就要靠他们出力了。他眨了眨眼睛，把烟袋锅往凳子边磕了磕，用炯炯的目光望着他们，声音沉稳地说：

“全军用完战饭立即登程，务必在天亮前出其不意地将开原包围。”说到这儿，他手扶桌边立起身来，语气异常坚定地说：“进攻开原是打掉明廷在北方的一条大腿，打掉这条腿，明廷在北方就失去了屏障，你们要率领军马一鼓作气攻下开原，有功者赏，畏缩不前者杀无赦！”他在地踱了两步，回转身来果断地说：“代善，你率领红旗攻打南门；莽古尔泰，你率领蓝旗攻打西门；额亦都、汤古岱，你们率领镶黄旗攻打北门；扈尔汉，你和朕率黄旗攻打东门。现在分头准备出兵，按令而行！”

“喳！”五员大将躬身施礼，领命而去。

努尔哈赤见他们走出酒馆，又瞥了一眼小酒馆，才迈步走出门来。已经是半夜时分了，一轮明月挂在当空，把小镇照得如同白昼。白天的暑气已经消失，显得十分凉爽。他深深地吸一口清凉的空气，心情更为畅爽。守卫在门前的巴牙喇们给他牵过枣红马来。他没有去接马缰，问了问巴牙喇们用过饭没有？巴牙喇们都回答用过了。他微微点头，迈步向镇子西面走去。巴牙喇们牵着马紧紧跟随。

月光下，他看到街路两旁都是自己的八旗兵，有坐在当街抽旱烟的，有坐在院内吃饭的，有喂马的，也有休息的。他走到镇西，见一队

人马正整装待发。他看着骑在一匹黄骠马上的二儿子代善，暗自满意地点点头。红旗军已经集合起来，正分两路向西北进发。扈尔汉也率领黄旗军开过来了。他看着自己的将士，一队一队整整齐齐地走过去。旌旗在夜空中飘摇，刀枪在月光下闪亮，显得十分威武雄壮。他心想，就是这些将士和朕出生入死战斗了几十年，统一了女真族，又数次打败了强大的明军，攻无不克，无坚不摧，他们都是铁汉子。等黄旗军过去以后，他回身接过马缰，翻身上马，巴牙喇们也随着他纷纷跳上马去。他两腿一夹马腹，枣红马便向前驰去。月光里，他看到眼前是一片大好的田野，高粱快有一人高了。大豆也长得很茂盛。多好的庄稼啊；再有两个月就收获了。这时他见有两列队伍在田地里行进，心想：攻下开原，这片大好的庄稼就属我国的了，不能糟踏掉。想到这儿，忙回头下谕：“传令各旗，不准踏坏庄稼。”巴牙喇奉谕，立即分头乘马去传命令。

行军中，努尔哈赤仰望着满天星斗和皎洁的明月，不由得想起了去年第一次征明攻打抚顺的时候，大军夜里由铁背山上的界藩城出发，四野一片漆黑，到了半夜又降起大雨，道路泥泞，难以行走，英勇的八旗兵冒着瓢泼大雨顽强地前进，终于在第二天拂晓抵达抚顺，首战获胜。今天也是夜行军，天气这样晴朗，月明星稀，夜风凉爽，人马的脚步都加快了，这是个好兆头。他正在遐想中，忽然有几个将士由前边骑马驰来：到了他的近前，慌忙下马参拜。虽在夜里，也看得出他们是白旗军的，明知是皇太极麾下的将士，却仍随口问：“你们是四贝勒派来的么？”

“臣等奉四贝勒将令，来向汗王奏报，四贝勒的人马已于天黑时抵达叶赫城南二十五里埋伏起来，正严密监视叶赫的动静。四贝勒说：请汗王放心，只要叶赫兵敢出动，一定全力将他歼灭！”

努尔哈赤心中大悦，皇太极用兵果然神速，已先我到达叶赫境中，攻取开原，北边之忧可解了。

叶赫虽然也是女真族，但他属海西女真，与建州女真努尔哈赤为敌已经几十年。十年前，叶赫纠合九部联军攻打过建州；今年三月，

又随同马林征伐后金，后闻马林兵败，仓皇逃回。叶赫距开原只有五十里，努尔哈赤深恐在他攻打开原的时候叶赫会出兵援救，使自己两面受敌。如今皇太极提前到了叶赫境内，怎能不喜？他捋了一下银须，命令说：

“你速速回去告诉四贝勒：叶赫不出兵则罢，一旦出兵，就地歼灭，决不准叶赫一兵一卒过来！”

“喳！”白旗军小校向汗王躬身施了一礼，领着从人上马急匆匆去了。

汗王催马继续前进。月亮渐渐地由中天转到西南，又从西南转到西边。启明星升上天空，东天边露出鱼肚白似的曙光。就在这时，四万后金兵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开原城下。潜伏在城外的李永芳骑马奔来，见到汗王翻身下马，叩拜问安后奏道：“启奏我主，臣已经知会城内的王一屏，待我军发起攻城，他必相机斩关落锁迎接大军入城。”

汗王见内外均安排妥当，点头称好，继续前行，渐渐接近了开原城。在微明中他展目观看，开原城果然气势不凡：这是一座方圆十数里的城廓，砖石垒砌的青色城墙，高二丈五尺，拂晓中看去，黑乎乎地像是连绵的山峰。那叫“阳和门”的东门，城门楼高耸入青灰色的天空，气势雄伟壮观。那城墙四面的角楼透出的灯光，像鬼火似的一闪一灭。努尔哈赤没到过开原城，但他知道此城坚固，易守难攻，再加上那三丈宽的护城河，更增加了开原城的牢固。他看了多时，回首问扈尔汉：“全军都到齐了么？”

“已经到了两旗，尚有攻北门、西门的人马未曾到齐。”扈尔汉回奏。

“传朕口谕，人马到齐，立即攻城。”

“臣遵旨！”扈尔汉答应一声，即派人去四门传谕。

努尔哈赤由东门驰向南门，红旗军已经在南门外列阵待攻：前边是架云梯循板的刀牌手，第二层是弓弩手，第三层是骑兵。他看代善布置得当，暗自满意。此时天已大亮，东方泛出桃红色的霞光，古城

开原显得更加雄伟。努尔哈赤暗暗赞叹：“真不愧为辽北重镇。明廷占据此城二百余载，在这里他们为所欲为，不知残害过多少我女真同胞。皇太极的外祖父不就是被明总兵李成梁诱至此城杀害的么？今日定要踏平此城……”正在他思索之时，代善骑着黄骠马飞驰来到近前，马上施礼奏道：“启奏父王，儿臣已经在南门外列成阵势，令岳托、顾托率左右两翼已做好准备，只等父王令下，立即攻城！”

汗王目光闪亮，当即昂首挺胸，果断地下谕：“先放飞鸣箭，立即攻城。”

飞鸣箭是一种带着响声的箭，是传达攻击命令的。代善得旨，刚刚传下攻城将令；只听城内一声炮响，城门大开，涌出无数明兵：有的执弓，有的推着火炮车，不到一刻时光，已在护城河内列成了阵势。

努尔哈赤一楞神：马林这是采取的什么守城战略？他对代善一挥手，果断地下令：“攻城！”

螺号声呜呜地响了起来。代善骑着黄骠马往来驰骋，指挥攻城。后金红旗军一个牛录接着一个牛录轮番地向开原城发起进攻，登时，城内城外喊杀声、螺号声、火炮声、马蹄声交织在一起，响声震天。

大战开始了。

第五十六回

马总兵督军守城
郑推官弃城逃命

明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十六日。

凌晨的开原城十分静寂，鼓楼上敲响了几下报晓的鼓声，瞬时又归于宁静。随着东方发白，鸟雀在树枝上跳跃着，吱吱喳喳地叫着。街上开始有了行人，早晨的叫卖声也断断续续地响起，沉睡了一夜的古城好像刚刚苏醒。就在这时候，城外传来了一阵马蹄声，像响亮的雷鸣，夹杂着无数匹战马的嘶鸣，立时把人们都惊醒了。

马林在酣睡中被叫醒，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，两个眉头拧到了一处，忙传令众将速至辕门听令。他这一夜睡得十分香甜，因为听报后金兵扑向沈阳，觉得自己暂时可以安然无事，不妨高枕而眠，谁料敌情骤变，努尔哈赤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城下，这消息使他倒抽一口冷气。他暗想：

“努酋用兵真够神通的了，竟出人意料地兵临城下，让我猝不及防。”他有些疑惑，又有些惧怕，知道一场激烈的防御战是无可避免的了。还没等他穿好锁子甲，守备何茂官就慌慌张张地进来了：“稟总镇大人，东门、南门已被后金兵包围。”

“有多少人马？”

“大约三万人。”

“传我将令，城内城外各设一道防线，务必死守城池；

另外，速派人到叶赫、蒙古、铁岭，请他们速发救兵……”

何茂官刚刚走出，马林的两个儿子马燃、马熠急急闯进房中：“父帅，努酋兵临城下……”

“不要慌张，随为父大厅议事。”

马林穿好盔甲，挂上佩剑，大步流星地走出后宅。这时城中已

乱，只听人喊马嘶，吵闹哭叫，沸反盈天。

马林来到大厅，副将于化龙、参将高贞、游击于守志等守备以上武官均已到齐，人人面现惊恐。马林大步走进厅来，在中间虎皮交椅上落座，他的两个儿子分立于后。正待发令，郑之范慌慌张张来到大厅，见了马林拱手施礼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马总镇，努酋已经将城包围，不知你作何迎敌部署？”

马林想起他头几天傲慢的样子，今日这等慌张，心中大不自在，但因军情紧急，没有工夫斗舌，先请他一旁落座。郑之范刚刚坐定，千总王一屏惊惊慌慌跑进大厅，参拜后说：“禀报总镇大人，全城已被后金兵里三层、外三层地包围起来，足有五六万人马，马上就要攻城了。”

王一屏是后金国的内应，他明知只有三四万人马，却虚张声势说成五六万。马林把手一挥，王一屏急忙站立一旁。此刻军情瞬息万变，也容不得马林多加思虑，脸绷得紧紧的，细长的眼睛都要瞪圆了。他迅速环视了一下众将，大声说：

“努酋此来，是要夺我城池，屠我军民，我等身为大明将士，只有拼死力战，守住城池，报效国家。城在人在，城亡人亡，众将务必齐心协力，打退努酋的进犯。本镇已派人去请蒙古、叶赫、铁岭的救兵，救兵一到，内外夹攻，努酋必败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站起身来，提高了声音说，“四门各出兵三千，列于城外护城河内，多配火器弓箭，后金兵如抢渡护城河攻城，用火器弓箭射杀。城上每面布置五千人马，如敌军攻破我外线，可在城上防守。多备滚木雷石，务必把攻城的敌兵消灭在城下，决不准许努酋的一兵一卒进城。副将于化龙守卫南门，参将高贞守卫西门，游击于守志守卫北门，守备何茂官守卫东门，余下各将随军防守。现在军情紧急，大家迅速进入防地，为国立功！”说到这里，他看了一眼郑之范，声音略低一些说：“本镇坐镇指挥，请郑大人到北门督军。”

郑之范只会贪赃，不会打仗，事到如今，只能硬着头皮点头应诺。马林见别无他议，挥一挥手下令说：“立即进入防地，拼死保住城池！”

众将齐应“得令”，急匆匆走出大厅，跨上战马，飞一般各自奔向防地去了。王一屏本来和李永芳约定打开东门迎接汗王，但他隶属副将于化龙，不得不随他去守南门，心中暗自盘算，相机行事。郑之范也在辕门外上马，带着亲兵匆匆向北门驰去。

马林见众将各去防地，也起身离开大厅，带着两个儿子与三十名亲兵飞马驰向南门。繁华的开原城此时家家关闭户，街上不见人影，显得格外萧条冷落。几十匹马一溜烟地在大街上穿过，进到了南门，未待下马，耳边就听到城外传来的阵阵螺号声、喊杀声和炮声。马林知道后金兵已经开始攻城了。他跳下战马，顺着条石梯阶，急急忙忙跑到城墙顶上，站在垛口前，一边喘息着一边紧张地向城外望去：只见城外无数后金兵将城池团团包围起来，黑鸦鸦，密匝匝的，无计其数。前边步兵抬着云梯，扛着盾板向护城壕冲锋；后边的是弓箭手，不住地往河对岸射箭，再后面是一排排骑兵，手执明晃晃的大刀，等待冲锋。往远处看，有一顶黄罗宝伞在敌军中闪动。他的心猛然一颤，这不是努尔哈赤亲自统帅大军来攻城么？两月前，在尚间崖大营，他头一次看到这顶黄罗伞，也曾悬出重赏，要取伞下人的头颅，不料冲出营去的士兵反被杀回，追兵冲进前营，使他一败涂地。他恨透了这顶黄罗伞下的人，只因距离太远，不然，他非一箭将他射下马来，方解心头之恨。此时，他见无数金兵架云梯，扛盾板，冲到了护城河边，即下令城上开炮轰击，命城下的守军用火铳和箭射杀。后金兵正将云梯、盾板往护城河上放，火炮、火铳和箭同时发射，中炮，中箭的后金兵登时倒地；没有负伤的后金兵继续用云梯搭桥向河这边跳跃着冲来，身后弓弩手的箭像飞蝗般向城上城下猛射，明军中箭者已不在少数。马林见不少兵士倒在血泊之中，又看到一员后金国大将举刀指挥后边的士兵继续向前攻杀，跃马扬刀的后金兵就像浪涛般向护城河涌来。

马林在城上扯着嗓子大喊：“快，快放炮！用火铳、火箭射！用火铳……”

隆隆的炮声在城上响起，炮弹连珠似的在后金军阵中、河中爆

炸，腾起阵阵烟尘。带着哨音的火铳、火箭也飞向后金将士，立时火焰腾腾。后金兵进攻受阻，纷纷向后撤去。副将于化龙高兴地喊：“总镇大人，敌兵被打退了！”

“好，给我狠狠打！”马林腰杆挺直，眉毛一扬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传本镇将令，嘉奖守城将士，要坚决守住城池，不准敌军靠近！”

正在他下令的时候，对面嗖地飞来一箭，马林眼快，急急将头一低，这支箭刷地从他盔枪上的红缨旁射过去，只听“哎哟”一声，在他身后的一名亲兵中箭倒地。马林吓得面如土色，向后后退了两步。这箭是谁射来的呢？是正在指挥攻城的大贝勒代善所发，险些要了马林的命。

从西边传来了激烈的炮声和喊杀声，这是西门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。马林扭头对两个儿子挥了挥手说，“走，到西门去！”说罢顺着城墙向西边大踏步走去，马燃、马熠紧紧跟在后面。父子三人与亲兵们带着小跑儿疾速行进。别看马林已经年过半百，走起路来仍像一阵风。他们转到西城墙，只见许多后金兵已经在护城河上搭起临时浮桥，上百名后金兵正向河这边冲来，双方箭矢交加，城下的守军纷纷倒地，有的竟向北逃跑。马林跑到近处，正遇见指挥守城的一名守备，他手挥宝剑竖眉立目地大吼：“用火炮打敌军的浮桥，敌人要是冲过桥来，我就砍下你的脑袋！”

那守备急忙去传令，马林来到西门城楼下，参将高贞正指挥兵士向城下通过浮桥冲过来的后金兵放箭。此时已有二十余名后金兵冲过护城河，举着亮光闪闪的大刀与城下明军格杀。明军中拿弓箭、操火铳的多，刀枪武器少，有的赤手空拳被后金兵赶着在城下乱跑。马林一见，圆瞪双目，大声命令：“向桥开炮，开炮！”

城墙下正往后撤的明军一齐返身拉弓向桥上通过的后金兵放箭。中箭的纷纷掉进护城河里。对岸大约有数百人同时跳进护城河往城墙下涌来，余下的后金兵弓弩手一齐朝这边放箭。剽悍的后金兵一向以骑射出名，箭射得远，射得准，嗖嗖嗖地射过河这边来，明军中有不少人中箭。忽然炮声响了，响了几十炮，有一串落到河中，激

起几丈高的白花花水柱，有两炮打中浮桥，桥上正冲过来的后金兵一齐掉进水中。还有一架浮桥正搭在两岸上，后金兵英勇地由这桥上往城下冲杀。高贞指挥弓箭手与火铳向那架浮桥发射，不一会儿那架桥也被打落河中了。这时大批后金兵已经跳进护城河中，手举云梯朝城边泅来。

“马林暗自赞佩后金兵的英勇，他觉得这样乱打不行，得集中力量对付来敌。他扭头见参将高贞正拉弓向敌兵射箭，就大声喊住他，声嘶力竭地大喊：“速传我将令：城上的守军向渡河的敌军放箭、放炮；城下的截杀泅过来的敌兵！”

命令传下去以后果然奏效，城上雨点般的羽箭射向河中泅水的后金兵，火炮也在河中爆炸，城下的明军有的向冲上来的后金兵放箭，有的拦住截杀。后金兵渐渐不支，有的被射死在河中，有的掉头向回泅去；登上岸来的，则英勇无畏地展开白刃搏斗。喊杀之声，惊天动地。

马林见西门形势已趋有利，正要返回南门，因为他在南门看到努尔哈赤的黄罗伞在军中闪动，料定那里必是敌兵主力，没等他向高贞交待，只见北边呼哧带喘地跑过来一名千总，到了马林面前，单腿跪地参拜，一边张口大喘着气一边禀报：“禀总镇大人，郑推官由北门逃走了！”

“阿？”马林双眉都要竖起来了，眼睛瞪得鸡蛋大，从那眼光中可以看出他内心充满了愤怒：“已经逃出去了么？”

“已经冲出重围，向西北方向逃去了。”

马林咬牙切齿地暗骂：“你这条老狗，兵饷饱了你的私囊，现在又临阵脱逃，有朝一日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他气得头上青筋都暴出来，额下的胡须颤抖着，把双脚一跺，随即又问：“北门情况如何？”

“敌人正在攻城。”

“走，去北门！”他知道郑之范一逃，会动摇军心，必须去稳定一下，然后再去南门。他回身对手执刀剑的儿子和亲兵们喊叫一声，顺着梯蹬下了城。他的马匹早有亲兵牵到，随即翻身上马，抖动缰绳，

顺着墙根朝北门跑去。他的儿子与亲兵们也跟着他跑下城跳上战马紧紧相随。

署理开原兵备道事的推官郑之范，带领二十余名亲兵出了马林的帅府，催马加鞭直奔北门。他登上城楼朝四下观望，呀，城的四面全被后金兵围住了，南门的敌兵已经开始攻城，只有北面的敌兵比较薄弱，正在集中兵力，尚未合围成阵。他心里在紧张地翻腾着：“看来，努酋不攻破此城决不善罢甘休，城内虽有一两万人马，但缺少马匹、粮草，兵无斗志，决敌不过强大的后金兵。如果城被攻破，努酋岂能饶恕于我？与其城破被杀，不如趁敌兵尚未合围冲出城去。留得青出在，不怕无柴烧。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，保全性命要紧！”

想到这里，他也顾不得临阵脱逃罪不容诛了，把脚一跺，拿定了主意，急忙带人下城，声言出城指挥城外将士防守，守门的把总焉敢不开？城门一开，他就率领亲兵，冲了出去。来到吊桥边，又声言奉命去搬取救兵。兵士见监军下令，不敢不从，忙把吊桥放下。他一马冲过吊桥，就纵马向敌兵少的地方冲去。后金兵见有人冲出城来，就有十余骑飞马迎上拦截。他的亲兵挥刀跃马上前接战。他趁亲兵与后金兵厮杀的机会，用鞭子使劲打马冲出包围圈。有几个后金兵在后面放马赶来，被他的亲兵射下马两个，另两个不敢再追。吓得他把身子伏在马上，不住地打马飞跑，一口气跑出了三里多地，回头一望，见追兵都回去了，心神方才稍定。他庆幸自己逃出重围，继续打马拐向东南，奔铁岭方向疾驰而去。

守北门的游击于守志发现他要跑，他已经冲过吊桥。于守志几次拉弓想用箭射他，但他已经去远，射他不着了。气得于守志脸红脖子粗地跺脚大骂。

马林来到北门的城楼下，只听得城外杀声震天撼地。他嗖地跳下马，顺着梯蹬急急忙忙跑上城墙。注目望去，只见北门外的后金兵黑鸦鸦地如蚁似蝗，推着十几架云梯向城边冲来；河对岸的后金兵拉弓猛射。再看城下的明兵，有的趴在地上躲箭，有几个胆大的站着在拉弓，但由于平时缺少训练，许多羽箭没射过河去，纷纷落入河中。

马林急问守将于守志：“为何不开炮？”

于守志脸上淌着大汗珠子，结结巴巴地回答：“禀总镇大人，火药潮湿，点不着火。”

马林气得脸色像猪肝一样红紫，把眼睛一瞪，脚一跺，声嘶力竭地喊：“给我放火铳、火箭！”这时候，有百十来个后金兵扶着云梯泗水冲过了护城河，正举着明晃晃的大刀向明军杀来；有的用木板搭成人桥，向城下猛冲。马林一见，气急败坏地下令：“赶快将敌兵的人桥给我掘进护城河里！”

守将于守志急忙传下将令。城下的明军心里明白；只要后金兵冲过来，自己的性命就难保，不如拼命死战，打退敌人进攻，说不定倒能保住性命。他们仗着人多势众，不顾对岸后金兵的箭矢厉害，一拥而上，挥舞刀枪，掀翻了后金兵，把刚搭起来的人桥给拽到了护城河中。明军一见敌兵失利，就胆壮气粗起来，猛用箭射杀落水的八旗兵，火铳也打响了，对岸的敌军一片片倒下。一个后金兵的头目挥刀奋力向岸边跑来，忽然身中一箭，挣扎着淹死在护城河中。已经冲上岸的后金兵虽然骁勇，但与数以十倍的明军格杀搏斗，顷刻间死伤过半。

马林在城头上见后金兵进攻失利，心中高兴，大声赞扬说：“杀得好，狠狠杀！有功者本镇一定重赏！”接着他让中军传令：守住城者，每人赏白银十两。实际上他这是空头许诺，现在开原城府库空虚，哪儿来的那么多银两？只不过用此激励将士而已。马林心中有些得意，觉得自己布置的两道防御线真正奏效了；敌兵不等冲到城下就被消灭大半，接近城墙的，城上滚木雷石打下去，也是粉身碎骨。他想到这里，不由得大声地说：“努酋，你豁得出人来，就攻吧。”

攻城快半日了，高悬的太阳已经照到头顶上。马林看看日已近午，将士们损伤众多，敌兵仍不断进攻，援军至今未到，形势十分严重。他对于守志说：“决不能有丝毫的懈怠。传令坚守阵地，不准敌人接近城门。”正在这时，把守东门的千总吴云利大汗淋漓、气喘嘘嘘地跑到马林近前单腿一跪：“禀总镇大人，东门失守……”